



# 《小冬流浪記》

## 臺灣青少年小說巡禮之二

王宇清 ◎ 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 壹、前言

前回筆者介紹了於1965年出版，經常被稱為「臺灣本土少年小說起點」的《阿輝的心》，曾約略談及早期流行的「苦兒」題材小說中，有不少結合「尋母」主題，成為「苦兒尋母」的故事型態。

本次要介紹的是較《阿輝的心》稍晚出版的《小冬流浪記》，同樣以「苦兒」為主角；不過，他的流浪並不是無家可歸，也非外出尋母，而是一位有家不得歸、不願歸的「逃家」兒。接下來，請讀者繼續一同前往「臺灣青少年小說巡禮」第二站——《小冬流浪記》。

### 貳、《小冬流浪記》簡介

《小冬流浪記》的作者，為知名作家謝冰瑩女士。這部作品最早於1960年初期在《新生兒童》上連載，後集結成《國語日報》社「兒童文學創作叢書」的系列首作，於1965年出版。根據謝女士書中自序，主角小冬（化名）乃真有其人，《小冬流浪記》是她本人與之互動的「真實故事」，（注1）屬於寫實小說。內容描寫一位七歲男童汪小冬，由於母親早逝、繼母的虐待與父親的軟弱，使他下定決心離家出走的種種經歷。全書共分三十二章，達306頁。

汪小冬的流浪包含了二度逃家的歷程。第一次在公園、植物園等地流連，路上遇到不少善心人幫助，後來卻被誤認為小偷，而被逮入警局。所幸警察沒有為難他，但小冬離開警局後，卻在火車上遭到歹徒誘拐，被帶到新竹。幸而小冬的機警，順利幫助自己和兩位女童脫困，隨後被安置於輔育院，結交了新朋友，學習讀書識字。其後汪父雖將小冬接回，但繼母變本加厲的虐待讓小冬再次逃家，巧遇好心的言太太收留，並熱心尋找管道，協助小冬進入「薇閣育幼院」接受教養。最後，繼母因衝突事件進入警局，言太太前往探視並加以感化，繼母悔改，回家後重新接納並善待小冬，結束了小冬的流浪。

### 參、《小冬流浪記》文本分析

#### 一、幼童逃家的議題

《小冬流浪記》是寫實小說，涵蓋的社會面向十分廣泛，包括虐待、翹家兒童、誘拐與人

口販賣、少兒觀護等等。尤其故事的核心緊扣在小冬繼母所帶來的暴力陰影，與現今社會中層出不窮的虐嬰、虐童案相互呼應。父母將自己的怒氣、壓力加諸無辜的孩童身上，大孩子也許能逃離，或設法反抗保護自己，但幼童甚至襁褓中的嬰幼兒卻只能承受。

文中對於繼母的虐待過程，描寫十分入微，不論從語言或肢體暴力，都讓人讀來觸目驚心；有別於《阿輝的心》裡成人僅有言語上的冷漠刻薄，《小冬流浪記》中毫不迴避地呈現施暴的細節，更讓讀者更真實、充分地感受到受虐者身心所蒙受的傷害與驚怖。加上小冬身為幼童極為弱勢的處境，讓讀者對於幼兒虐待與不當教養有更深刻的思維。

## 二、童心世界下的流浪旅程

既然名為「流浪記」，劇情結構便是以小冬流浪的過程作為主軸。實際上，小冬的流浪，未曾離家太遠，既無千山萬水的跋涉也無可怕的歷險。在一個稚童眼中的流浪世界，卻是陌生、驚奇且有趣的。

小冬的流浪冒險，歷經了兩次長時間離家出走除了被人口販子帶到新竹之外，小冬流浪的主要舞臺，便是他所居住的臺北城。他曾停駐的地點，包含了新公園、植物園、警察局、電影院、東門市場、火車站、輔育院、朋友家、言太太家、薇閣育幼院等。對於熟悉舊時臺北環境的讀者來說，應有相當的親切感。除此之外，小冬還有兩次短暫、未告知家人的獨自外出，一次是到六張犁去幫母親掃墓，一次則是到派出所去找曾經幫助過他的警員。

雖是逃家的受虐兒，小冬一路上獲得善心人士的幫助，加上樂天善良的性格，流浪，反而不全然是一種痛苦受難的過程，甚至存在許多溫暖歡樂。例如受到許多善心人士的關愛、資助，更結交了幾位好朋友，並且還體驗了愉快的出遊經歷。這些過程，無形中「柔化」了小冬旅程中的「痛苦」，也讓讀者除了在替小冬擔憂同情之際，同樣得到輕鬆歡愉的感受。

## 肆、更多閱讀的可能

### 一、值得深入欣賞的特色

#### （一）真實與虛構間的詮釋空間

在《小冬流浪記》的序言中，強調「這個故事從現實生活中取材，人和事都是真實的」（頁1）、「這是一個千真萬確的故事」（頁5）；甚至在故事的結局，作者寫道：「小冬在薇閣育幼院讀到初中畢業後，考入建國中學，因為家境不太好的緣故，他暫時沒有進大學，已經投筆從戎，分發到金門前線去了！」（頁306），更增強了事件的說服力。讀者在這類作者或文案的引導下，可能會輕易地接受本書中的所有細節皆為「真實呈現」。儘管作者強調《小冬流浪記》是一部「真實的故事」，但較嚴格的文學角度來看，一切文本卻都是透過作者與讀者主觀經驗的「再現」與「詮釋」，與事實總保持著某種緊密卻又存在距離的奇特關係。

此處並非要讀者完全否定故事的真實性，而是在閱讀文學作品時，我們可以去觀察作者在



陳述一個真實事件時，所採取的態度，以及隱含於背後的動機與情感，甚至作者本身可能都無意識的意識形態；這些因素都會影響作者在各種文學表現上的「選擇」——選擇呈現什麼？隱藏什麼？用什麼樣的口氣？是宏觀？還是微觀？是否強化了某些角色的正面或負面的特質？作者所不清楚的實情細節，是如何補綴的？

例如，小冬在被綁架的過程中，與歹徒間的互動，情境與心理的變化，作者實際上無法得知；或者又如小冬父母之間許多互動的橋段，應非小冬或作者本人所能知曉之事。作者根據自己的想像，自行建構、填補了事件中無法客觀獲得的細節，以突顯角色的危機與性格，增加故事的精采性，是無法避免且必要的小說手段。

讀者不妨趁著閱讀《小冬流浪記》時，一起來腦力激盪，思考一下「真實故事」中，真實與虛構間的詮釋空間，進行一場有趣的思考遊戲——作家如何說服讀者，這是一部「真實的故事」？而我們又是如何被說服的？

## （二）陰性書寫與閱讀詮釋

女性主義文學理論者，對傳統父權價值普遍宰制人類生活的狀況，提出了抨擊與省思，試圖擺脫父權陽剛價值的捆綁侷限，並開展了「陰性書寫」與「陰性閱讀」的評析觀念，提供作家、讀者極具啟發性的思考方式（注2）；借用「陰性」觀點來閱讀《小冬歷險記》，同樣別具趣味。

若我們將劇情呈現明顯線性、單一劇情高潮的敘事結構看是「陽剛」的敘事結構，那麼情節較為「細碎」，沒有明顯的劇情高潮的《小冬流浪記》，則是偏屬「陰性」的敘事結構。

再從細部的衝突安排來看，《小冬流浪記》的主軸並不著重於主角解決困難的過程，反而有許多以細筆書寫的生活互動。許多事件並不突顯小冬的受難，反而在流浪的過程中得到許多他失去的日常生活。這樣偏重生活化細節的敘事結構，也可以說是較屬於「陰性」的結構，有別於主角歷險、克服困境為主的陽剛結構。

進一步舉例說明，小冬的流浪之旅中，雖然前半段遭遇了不少痛苦，但到了後半段第二次流浪，反而多了許多快樂的回憶。像是到輔育院、朋友家去玩、二次逃家到言太太家、甚至進育幼院，都讓小冬流連忘返，並產生親情與認同感。作者在書中所要強調的，無非指陳，對一個孩子來說，原本應是最溫暖的家，若缺少了愛，反而會成為孩子最想遠離的牢獄。我們可以看見小冬在「流浪」旅程中，幾乎每到一處就不想回家。他的流浪之旅，其實是尋找「家」的旅程。

陰性書寫特質雖不必然與作家本身的性別相對應，但本書確實呈現了女性作家較為常見的陰性書寫特質，是值得讀者玩味之處。

## 二、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

### （一）以「幼童」為主角的少年小說

本作雖屬「少年小說」，我們卻很「驚奇」地發現主角卻是一個七歲的「小朋友」。以低齡的兒童作為長篇小說的主角，其實並不是什麼太奇怪的事；無論是否為兒童文學，只要是為了故事的需要，主角可以是幼兒、亦可以是年長者。只是，在國內的出版寫作環境十分重視讀者對同齡角色的認同感，長期以此思維發展的結果，卻在不知不覺間，角色在年齡的選擇上出現了限縮的狀況，流於少年小說主角必是少年，童話角色必是兒童的偏狹。

《小冬流浪記》以七歲的幼童作為「少年小說」的主角，正巧提醒我們——對於讀者來說，對故事主角的認同，年齡相仿並非唯一的前提，最重要的是在於角色的性格塑造與故事的主題劇情是否能夠吸引讀者，引發讀者的認同。這個簡單卻最容易被遺忘的道理，藉由閱讀《小冬流浪記》，得以重新省思。

### （二）教育口吻的省思

儘管《小冬流浪記》中對兒童角色的塑造，能夠掌握童稚純真的特性，但其中兒童角色性格，偏屬理想化兒童典型——有禮、樂觀、聰明、明理的「好孩子」。（注3）此外，書中也不免出現不少出於成人角色之口、具有濃厚教育意味的文句，期待讀者能夠有所啟示，有所學習成長，讀來難免有「耳提面命」的沉重。

同樣的，想要突顯人的成長與改變，許多文本容易發生過於急促與理想化的轉折，此書不免也有此狀況。文中小冬繼母性格轉變是最明顯的部分——在第30章結尾處，言太太在報上發現小冬的繼母因與人發生爭執打架，而被送入派出所；言太太前往探視勸告。到了最後一章的開場，小冬的繼母在警察局過了一夜後被保釋，「經過這次教訓後，她的脾氣改好了許多，不但不再和別人吵架，對於子女丈夫也溫柔多了；尤其最難得的，是她受了言太太的感化，他愛起小冬來了。」（頁297）性格的轉變僅發生一夕之間，顯然是過於理想化的描述。

故事後半段，著重於描寫言太太的關心與行動，故事主體因此從主角小冬轉移到言太太身上，主客易位，因而使小冬的作為故事主角的力度減弱，也是值得讀者思考之處。

## 伍、結語

作家將巧遇、收留流浪兒的親身經歷，寫成《小冬流浪記》，並且在幼童主角、寫實題材、長篇結構三個向度做了良好的調和，對於現今兒童文學創作與出版都具有提醒作用。另外，《小冬流浪記》雖亦屬「苦兒」題材，但卻具有少見的非直線式結構，同時在具備此類題材「苦情」與「受難」的元素之外，更蘊含了對生活細節豐富描寫，展現人性的溫暖，調和成一部別具風味的「流浪記」。



### 注釋

1. 謝冰瑩，〈關於「小冬流浪記」〉，《小冬流浪記》，國語日報附設出版部出版，1981年5月十版。頁3-6。
2. 陰性書寫的觀念，首先是法國學者西蘇（Hélène Cixous）於其名作〈梅杜莎的嘲笑〉中所提出，認為要避免落入父權價值之論述體系，應將書寫經驗置於語言之前，並謳歌、倡導非線性、循環性的寫作。後經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克莉絲蒂娃（Julia Kristeva）等人不斷推展而臻於成熟。
3. 吳玫瑛，〈從「流浪兒」到「好孩子」：臺灣六〇年代少年小說的童年再現〉，《臺灣圖書管理季刊》，第五卷第二期，2009年4月，頁27-36。

### 延伸閱讀

1. 林鍾隆（1965）。阿輝的心。臺北：小學生雜誌社。
2. 施翠峰（1966）。愛恨交響曲。臺北：青文出版社。
3. 施翠峰（1966）。歸燕。臺北：青文出版社。
4. 約翰·康納利著（2007）。失物之書（謝靜雯譯）。臺北市：麥田。
5. 索尼雅·納薩瑞歐著（2007）。被天堂遺忘的孩子（許晉福譯）。臺北市：久周。

